

生活滋味

岱西的葡萄

谷均



七月过半，岱西的葡萄就熟了。

这消息是老同学阿三告诉我的。阿三在微信上发来一串照片：紫的、绿的葡萄挤挨挨挂在藤上，衬着几片疏朗的叶子，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像撒了层糖。照片底下还配了行字：“再不来，麻雀都要开席了！”

我一看那巨峰葡萄，紫得都快滴墨了，一下子就想起来，前年好像真有只灰不溜秋的麻雀，扑棱棱从葡萄架底下窜过去，嘴里还叼着半颗葡萄呢。

去岱西的路我是熟悉的。从县城往西开，过了几个红绿灯，再拐上那条水泥路，树荫后头，忽地冒出一片绿海来。阿三的地就在这片绿海里漂着，顶上罩着白花花的尼龙布，远远看去，跟搁在田里的方舟似的。走近了才看清，葡萄大棚沿着田埂一垄又一垄。边上的网眼里还卡着片麻雀的羽毛，有条黄狗在棚子口那儿眯着眼打盹，尾巴悠悠地扫着地上的土。

阿三从大棚里钻出来，蓝布衫上沾着几片葡萄叶子。人比去年又黑了一圈，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堆起好多褶子，褶子里还夹着点阳光似的。我赶紧问：“今年葡萄咋样啊？看着结得不少！”他搓搓手，说：“马马虎虎，还行吧。”然后他就熟门熟路地掀开塑料膜的一边，我们一个跟着一个钻了进去。

我跟着他走进大棚。葡萄架不高，得稍微弯着腰才能走。藤蔓在头顶上交错着，像张网。阳光被藤叶筛成了点点金光，落在泥地上直跳。阿三递给我一把剪刀，又递过一个竹篮。他冲我点点头：“先尝尝，尝好了再剪。”我就随手摘了一颗放嘴里，嗯，甜！那一瞬间，就是简单的甜，但好像又不单单是甜，有点……解馋？或者说，是那种被久违的、纯粹的甜味击中的感觉。我有点好奇，为什么这一颗葡萄，能让我有这么大的反应。

隔壁棚里传来笑声。探头望去，是一对年轻夫妻带着小女孩。孩子踮脚去够葡萄，父亲把她举起来，她便伸手摘下一颗，举到妈妈嘴边。母亲举着手机，镜头先对着葡萄，又转向孩

子拿着葡萄的手指。阿三在我身边笑，眼里亮闪闪的——像是看自己种的葡萄被人喜欢，比卖了钱还高兴。

大棚里头热得像个蒸笼，剪到第七串时，后背已经湿透了。阿三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西瓜，刀尖刚碰着皮，“咔嚓”一声脆响裂成两半。我们坐在田埂上啃瓜，听着知了在叫，还有塑料膜被风吹得“噗噗”响。他指着远处几架葡萄说：“你看那紫葡萄，最养人，你多摘点；那绿的（指阳光玫瑰）娇气着呢，摘下来就得赶紧吃。”他又指了指架子另一头，“还有那种红的，吃着润喉，对抽烟的人特别友好。”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先摘了一颗绿葡萄尝尝。放进嘴里，亮晶晶的一颗，果然汁水多得不行，又甜又香。尝完了，这串想剪，那串看着也顺眼，竹篮子就慢慢满了。阿三非要帮我装箱子，他在筐底先垫上些葡萄叶子，然后把一串串葡萄小心翼翼地码好。那条黄狗凑过来闻了闻，被他轻轻一脚给踹开了：“去！这不是给你吃的。”

临走时，他硬往我车后座又塞了两串：“路上吃，这刚摘的，放不了几天。”我开车走了好远，从后视镜里还能看见阿三站在路边，他那鼓鼓囊囊的布衫，活像一面迎风招展的小帆。我心里忽然就冒出个念头：都忘了问问他，城里阳台能种葡萄不？

回到家，打开箱子，最上面那串葡萄里居然躲着只蚂蚁，正急急忙忙地在葡萄粒中间乱爬。我把它抖落到花盆里，然后拿起一颗葡萄对着光看了看，薄薄的皮儿里面，能隐约看到像血管一样的纹路。

洗了洗，放进嘴里嚼。这时候，我才猛地想起那两箱葡萄沉甸甸的分量。阿三收我一百块时挥着手说“够了够了”，但我知道，这一百块钱，真的轻得不像话。它轻得让我想起很多事，想起很多被我们忽略的、微小却珍贵的东西。阿三种的葡萄，好像真的种出了点什么东西，种到了我心里。我现在有点希望，也许……也许我那个关于阳台种葡萄的念头，不是一时冲动。你说呢？

人在旅途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参观铁道游击队纪念馆感怀

周永章

我和原舟嵯要塞（守备）区部分退役老战友和作家相约，赴老部队的前身“铁道游击队”发生地山东省枣庄市“寻根采风”。当我们的双脚踏上这片曾经被铁道游击队的足迹所浸润的土地，零距离触摸铁道游击队的历史温度，光荣感、自豪感、敬佩感油然而生。这里的每寸土地、每根铁轨，似乎都在诉说着当年铁道游击队勇士们的抗战传奇故事。

坐落在微山湖畔的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临山路东首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以“山馆融合、碑馆合一”为设计理念，集教育、游览、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如今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铁道游击队纪念碑的碑体是由帆船、人物形状所组成。帆高30米，船长20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红白花岗石贴面。纪念碑的高度为37.77米，象征的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碑体中央镶嵌着由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亲笔题写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8个金箔贴面大字。背面铜铸铁道游击队队员塑像身高3米，有的怀抱土琵琶，有的持枪站立，表现的是勇士们战斗胜利归来，太阳快要落山的闲适安逸的氛围。底座正面镌刻碑文，碑底座两侧的花岗岩人物浮雕，再现了铁道游击队员英勇杀敌的战斗场面。

站在铁道游击队纪念馆的门前，我们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敬意与震撼。那熟悉的英雄旋律“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在耳边回响，仿佛穿越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在铁轨上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铁道游击队纪念馆的外形看起来就像是远处隆隆开过来的一列火车。我们走进各个展厅，在一幅幅图片前，驻足凝视，看到了在影视剧《铁道游击队》中同样的场景；铁道游击队队员们在铁轨上飞速奔跑，夺取日军物资的惊险瞬间；勇士们在微山湖芦苇荡中巧妙与敌周旋，打击日寇的英勇画面。

当年，日军为掠夺素有“煤都”之称的枣庄的煤资源，在枣庄地区驻有1个野战兵团，还有宪兵队、矿警队等伪军及特务。1938年9月，在八路军担任排长的洪振海、王志胜奉命返回老家山东枣庄矿区成立秘密情报站后，在枣庄车站北的陈庄开设了义和炭厂，借此作掩护发展地下武装和了解

敌情。不久，由八路军苏鲁支队命名，在枣庄西正式成立以洪振海为队长的铁道游击队，时称“鲁南铁道队”。1940年6月，鲁南军区将几支游击队合编为铁道游击大队，洪振海任大队长。全大队人员最多时有600多人。队员每人一支20响的匣子枪，而大队长和一些神枪手，都带“双匣枪”。铁道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出没于万顷微山湖中。他们打洋行、爬火车、炸铁路、断桥梁、端据点、捉汉奸、截军列，多次袭击敌人的运输交通线，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铁道游击队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共消灭日伪军约5000人，夺取物资装备2000多吨；还向八路军主力部队提供了数百名战斗骨干。

在纪念馆内的一处演出剧场，我们和游客观看了《沙沟受降》沉浸式真人情景剧表演，演员以震撼的现场演绎真实再现了80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鲁南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命令部队和抗日武装向被包围的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投降，对拒不投降之敌坚决予以歼灭。1945年11月29日，龟缩在临城的1000余名日军（包括1个铁道警备大队，1个铁甲列车大队），还有部分日军家属和日本侨民，偷偷出城乘铁甲列车往徐州方向逃窜。铁道游击队闻讯后派破袭分队拆毁了前面的铁路，并炸毁后面的铁路，将日军困在沙沟车站。日军头目怕铁道游击队炸毁列车，只好同意谈判。时任铁道游击队政委郑惕作为谈判代表，与日军头目斗智斗勇，迫使日军在沙沟向铁道游击队投降。

沙沟受降，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唯一一次接受成建制的日军正式投降的历史事件，充分显示了铁道游击队的智慧和勇气，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增添了光辉的一笔。

“赤诚报国、不怕牺牲、攻坚克难、勇于亮剑。”这是后人总结的铁道游击队精神。参观纪念馆，我和战友们深刻感受到这种精神的伟大和力量。这种精神，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如日月星辰，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